

七十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刘有福二十多岁的爹，趁一个风雪夜看守得不严，从壮丁集中营逃出来，路遇一位砍柴人便讨得一根树枝，好几天粒米未进，靠喝冬水田里的水和手上的树枝拄回家。到家后他爹在门前用锄头挖下一个坑，栽下了树枝。没想到呀，七十多个春夏秋冬过去，树——悬根露爪，树干粗壮得两人合围，树体歪斜，长相怪异，主枝横伸树冠宽阔，枝繁叶茂。刘有福常想，树是爹，爹树树，这么些年有爹陪伴心里总是满满的。

住西村山脚下的二宝，四十岁不到，闯荡过好几个省，是村里村外的大能人。二宝每次来见刘有福，嘴皮子热乎极了。二宝第三次上山，五叔前五叔后贴住刘有福的屁股转。

五叔，二宝向刘有福敬上带把儿的烟。我想好了，愿出 3000 元买你的这棵树。

叭——刘有福将一口痰射出两米多远。

3500 元呢？二宝脸上堆积着笑。

刘有福的目光移向了树，眼睛不动了。那树，古态盎然，叶片儿油绿光亮，有数不清叫不出名字的鸟正在树上玩快闪和斗嘴，它们不离开树，爱恋着老屋散发出古老气息，更没嫌弃过刘有福和他鸡鸭猪狗牛们身上传递给它们怪怪的酸味……刘有福眼睛湿了。

五叔，5000 元怎么样？二宝加价。

刘有福手中烟锅嘴儿在地上敲了敲，起身扛起一头白发迈向老屋。二宝没想到，他五叔在门口突然转过

身来，说，侄儿——你能，我出钱，请你把树移下山吧！

三个月过去，刘有福在山下的新屋建好了，树在前几天也由二宝移下山，在新屋门前栽好。刘有福牵着牛在草地吃草，他远远地望着新栽下的树干，入神了，连二宝的侄儿小强来到自己面前还没察觉。

五爷，二叔是真心想得你的树，活树没到手，等树死了，他还要来买。小强对着刘有福的耳朵说。

嗯？刘有福回头盯住小强。

二叔说树的根部可以打造成根雕茶几，树干和粗枝可雕刻成上百件工艺品，他已访好了买家，那人报价 58000 元。

树会死？刘有福眼睛闪烁一下。

会的，树下坑的头晚上，二叔在后半夜往坑底的泥土里埋了石灰石。小强接着说，化学课学过，石灰石被水泡散了就成了生石灰，石灰具有强碱性，会烧死树根的……

夏去秋来，刘有福的树发出的新芽变了成嫩绿的小叶儿。

那晚刘有福请人与小强从树侧面挖出一个深坑，从树根下掏出好几块石灰石，换上新土。树呀，你命大，幸好二宝埋下去的石灰石还没化开，要不……

刘有福独自来到镇上的学校，他为不是亲孙子的小强交了 5000 元生活费。面对老师的询问，刘有福说，谢老师啦，那娃儿的书没白读！

遭遇沙漠狼

○ 陆梦

王飞是在沙尘暴停了之后发现那群狼的。

沙尘暴来势汹汹，探险队的车刚排到一起，就被沙子掩埋了。一切都安静下来后，大家互相解救，下车清理沙子。在车子底下，趴着很多沙漠狼。它们茫然地看着队员们，然后钻出车底，抖索身上的沙子。有人吓得尖叫起来，也不管沙子还掩埋着车，就往车上爬。大家都惊慌失措，不知该如何逃命。王飞觉得遭遇狼群

比沙尘暴还可怕，因为十年前，他第一次带领探险队穿越古尔班通沙漠，一点经验也没有，仅凭着年轻气盛。在沙漠里，他们和沙漠狼遭遇了，队员们纷纷从车里拽出器械，和狼们大战一场。王飞把头狼的嘴挑豁了，才逃脱狼群的包围。王飞现在已经具备了在沙漠里生存的经验，面对突发事件，总能冷静处理。这次看到这么多狼，他也懵了。幸亏，那些狼抖落掉沙子，离开了车队。

看到狼群远去，大家放快速度清理沙子。一切搞定，队员们吃饱喝足，又上路了。

行程到第三日时，他们又遭遇了那群沙漠狼。看到还是那群狼，讲解员百灵鸟特别兴奋，她竟然说，这群狼和队员们是患难之交，可能是想和大家伙交朋友。团里的人听了很开心地拍照片，有的甚至想等沙漠狼走近些，好抓拍狼的表情。

队友们吃喝的时候，那些狼就散坐在不远的地方。有几只狼不停地咽口水。百灵鸟扔了一块压缩饼干，一头狼快速叼走，放在地上嗅了几嗅，就不再看一眼。百灵鸟不死心，又把牛肉罐头扔了过去，群狼竟然无动于衷。

当王飞看到一头豁着嘴唇，零星的黄牙裸露在外，眼神凌厉地射向每一个企图窥探它的狼时，心一下抽动起来，这就是十年前他挑豁嘴的那头狼。他不相信，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，古尔班通沙漠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会有二次相遇。再说，这几年旅行者很少能看到沙漠狼了，听说快要绝迹了，就是遇到，人和狼都能相安无事地擦肩而过。这头豁嘴狼，说不定带着它的后代寻仇来了。王飞把自己的担忧对大家讲了，希望大家提高警惕，随时防备群狼的进攻。

王飞的话一落，团里的人电打一样爬上车，帐篷也不支了。大家在车里蜷缩着等待着天明。夜深人静时，啊……呜……啊……呜呜……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天露出一丝光亮，地平线开始出现移动的小黑点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沙漠狼开始激动起来，躁动不安地抛撒着沙子。王飞一看远处还有更多的黑点往这聚集，惊慌地命令大家赶快前进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狼群好像得到了指令，竟然排成队，拦在了车头。大家开始紧张起来，胆小的队员吓尿了。

远处的黑点越聚越多。

王飞的车已经被群狼包围得水泄不通。远处的沙包上，豁嘴狼坐在上面，藐视着惊慌的车队，它不时地低嚎几声，每一声发出，群狼都会变换位置，远处的黑点已经变成了狼，把车队包围了。

车队和狼群僵持着，太阳越升越高。灼浪开始翻滚。如果再这样僵持下去，大家都会变成干尸。

队员们焦急万分，想不出更好的对策。有一辆越野车冲撞狼群，试图杀开一条血路。哪知道，更多的狼快速补了上去，越野车寸步难行。沙包上的豁嘴狼又是一声嚎，越野车跟前的狼开始进攻，啃车轮的，用头撞车玻璃的，咔嚓、咔嚓声，剧烈的撞击声，还有队员惊慌的喊叫声，女人绝望的哭声，在沙漠的热浪里让人窒息。

正在这混乱的时候，王飞的车门忽然打开，王飞跳了下去，车门随即关上，扩音器里传出百灵鸟的声音：大家做好准备，王队已经下去，大家开足马力冲出去！

王飞被群狼包围了。

车队掀起滚烫的沙子，脱离了群狼的包围圈。

行驶一百公里后，车队不约而同地停下。王飞为了救大家跳下车，一定被狼吃得只剩下衣服了，连骨头也不会剩下。大家的心情很沉重。那辆越野车调转了车头，顺着原路返回。其他的车子也调转了车头，紧紧跟在后面，只有百灵鸟紧紧地抓住扩音器，一动不动。

狼群驻足的地方已经不见一头狼，它们就像团里的人做了一场梦，消失得连痕迹也没留下。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沙地上，没有了知觉。

回城后，王飞对百灵鸟说：我不怨你，你推我出去时，我也正想跳下去，你也是为了救大家，我理解。当群狼看到你们绝尘而去，留下我一人，它们围着我哀嚎了很久，也迅速撤离了。狼，有时比人更让人猜不透。